

登錄於: Sat Nov 13 06:15:12 2004

蘋果日報 2004. 11. 13.

### 巴人嗚槍哭別阿拉法特

【綜合外電報導】別了！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的喪禮，昨天在他的出生地埃及舉行，遺體隨即運往約旦河西岸雷馬拉自治政府總部下葬，逾萬名哀傷的巴人激動得淚流嗚槍，連連引起混亂場面。這位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民眾眼中的民族英雄、以色列和英美眼中的恐怖頭子，最終未能按遺願下葬耶路撒冷，而是帶著未竟的獨立建國夢，埋在他生前最後三年一直被圍困的地方。

周四在法國巴黎逝世的阿拉法特，喪禮在埃及首都開羅市郊舉行。當地時間上午十時，阿拉法特的黑色木製靈柩覆蓋著巴勒斯坦國旗，被抬進一座軍用清真寺。負責主持祈禱儀式的回教教士坦塔維說：「他一生都為他的人民服務，直到他帶著勇氣和誠實面對真主。讓我們為他祈禱。」

祈禱儀式過後，阿拉法特的靈柩被安放到砲車上，由六匹黑色駿馬牽引，在儀仗隊帶領下，緩緩駛向附近軍方俱樂部。五十多國的吊唁代表在一個巨大的帳篷中，向阿拉法特作最後告別，然後一起步行送靈柩到附近的軍用機場。

### 美僅派助理國務卿出席

吊唁隊伍主要來自阿拉伯、回教和歐洲國家，為首的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阿拉伯領袖，以及巴解組織執委會主席阿巴斯等巴勒斯坦領袖。將阿拉法特定位為中東和平障礙的美國僅派助理國務卿伯恩斯出席，以色列則沒有派代表。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出席葬禮的特使羅德拉森，綜合了世界對阿拉法特的看法：「他是革命領袖，也是和平締造者」，但「他近幾年擔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領袖的表現，有不少問題。武裝起義是否符合巴人利益，是個疑問。」埃及實施嚴格保安，出動數千名警員，禁止埃及電視台以外的媒體進場，附近建築物都要關上窗戶，以防群眾失控。

### 下葬時附近汽車爆炸

隨後阿拉法特的靈柩在當地時間下午二時五分抵達雷馬拉自治政府總部，當時已有數萬群眾突破警方封鎖，衝破大門和爬牆進入總部，向他們摯愛的領袖告別，警方花了幾小時驅散群眾仍徒勞無功，只能盡量讓停機坪空出來。

直升機降落後，群眾一擁而上，高呼「用我們的犧牲鮮血和靈魂來為你贖罪，阿拉法特！」數十名阿拉法特所屬法塔派系武裝份子對天開槍向他致敬，保安人員也對天開槍試圖驅散人群，混亂中有數人受傷。

一片混亂中，官員花了二十五分鐘才能打開直升機機門，將靈柩放上吉普車載到墓穴，當局原定先舉行瞻仰儀式，直到兩個多小時後黃昏時分才下葬，最後卻匆匆將阿拉法特遺體葬在

石墓內。一名官員說：「群眾太激動，我們別無選擇」。墳墓灑上了耶路撒冷的泥土，以慰他以色列拒絕下葬在當地的遺憾。下葬時，臨近的比爾澤特大學附近發生汽車爆炸，造成兩名巴人死亡。

以色列以安全理由將警戒級別提升至最高的 D 級，所有警察取消休假，意味全國處於戰爭狀態。

【2004/11/13 聯合報】

-----  
遼耀東 / 歷史學者 (台北市)

樑楷、清連弟：

在報上看到樑楷的照片與清連的名字。樑楷是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小組的召集人，清連是小組的委員。雖然其他小組的成員我也熟，但你們不同，你們不僅是我的學生，而且又是我的弟子。我的學生不少，但弟子卻不多，都在你們為紀念我退休和生辰編的《結網編》、《結網二編》中。《結網編》的出版，象徵我們近四十年師生的親密情誼。四十年彈指即逝，我們師生情誼越來越深。我們雖然是師生，但情同家人，我視你們如子姪。除了治學，我們的姻緣，一路行來的成功的喜悅和挫折的抑鬱，都向我訴說。所以，我們的師生情誼決非泛泛。因此，我必須寫這封信給你們。

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台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學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所以，半年多前高中歷史課程問題初起之時，我就認為這是一場鬧劇，這場鬧劇的結果，使我想起一首兒歌「雪人不見了，雪人不見了，雪人沒有手也沒有腳，雪人為什麼不見了？」我總覺得這場鬧劇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當問題發生，當時的小組召集人張元從大陸回來，電話問我意見，祇淡淡說：「我真怕你回不來了！」樑楷當時是副召集人，我的態度就不同了，我訓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多年的師生情誼也就此聯絡少了。後來想想我當時也許太激動了，但再往深處想，作為歷史工作者堅持歷史的尊嚴是必須，也是必要的，這也是我們經常提起的。

現在經過你們裝飾過的歷史拼盤終於端出來了，雪人果然不見了。樑楷說歷史家根據證據說話，樑楷教過史學方法，當然知道歷史工作者重建過去材料重要。歷史工作者根據最接近的材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是對於開羅會議的材料依據和解釋，竟是根據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不知道樑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台灣到目前祇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厚的關懷和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關於「開羅會議宣言」的根據和解釋，根據杜正勝的「讀書筆記」呢，樑楷的史學方法教到那裡去了！寫到這裡，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台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這是徐泓從網路上取來的，祇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樑楷、清連平常你們很勤快，為什麼這次這麼懶呢？

如果樑楷根據是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那又當別論了。雖然樑楷說屬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歸上帝，也就是要維持史學工作者獨立的尊嚴，如果祇是部長的「讀書筆記」，那就是遵照長官意志，遵照長官意志就是政治干涉歷史了。歷史雖然是一個消逝的過去，消逝的過去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絕不可以被汙辱被損害。史學工作者憑藉史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史料是把兩刃的劍，可以東殺也可以西砍，但史學工作者站在中間，絕不能因政治主觀意願評斷是非，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特別強調伯夷武王伐紂的馬頭，表現對權威的抗拒，最後飄然而去義不食周粟，這是表現對政治的疏離，也就是所謂隱逸，司馬遷在絕對政治權威壓迫下無處可隱，苟且偷生，他卻能以「詩書隱略，遂其志也，」留下當代的歷史，與權威抗衡。

你們知道，我也曾捲入政治的漩渦，但終於拔出泥足，自逐於紛紜之外，兩袖清風一肩明月，一路陽春教授幹到底，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居非驢非馬之國，卻沒有「曲學阿世」，這是我們相處多年，你們深知的，當年編《結網編》，取董仲舒「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之意，祇是如今網已破，雪人也融化，過去的幾十年也煙消雲散了，我們也在其中，其沉痛可知，思之茫然。但路還是要走下去的。最後，我將自己的座右銘寫給你們：「不論受到怎樣的摧殘和損害，不論被壓榨得如何扁平，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椎的！」夜靜更深，意不盡書。

登錄於: Fri Nov 12 05:49:03 2004

各位好,

對於反戰或反軍購,我除了講點泛泛之談,沒資格對於運動實務多說些什麼,因為很多事用嘴巴批評容易,實際做起來卻艱苦萬分。做為一個旁觀者,我知道我寫這封信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行為,但我之所以仍然寫它是因為:我總覺得,台灣社會一向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凡事敵我二分,缺乏一種就事論事的氣概和批判精神。於是"我方"不但一概都對,個個高風亮節,"敵方"則不但講什麼都錯,而且個個人格有問題。

Karl Popper 說:如果你持有某種信念,那麼,想辦法批判它,找出它的弱點,就是對此一信念最好的辯護。我覺得這話挺有道理。但這樣的精神,卻似乎遠遠不是台灣社會所能欣賞。在台灣,批評往往等同於找麻煩,找麻煩就是有仇,有仇就是敵人,敵人講的話,還值得聽嗎?但事實上,敵人如果不是進行人身攻擊,"敵人"講的話往往最具價值。

我不知道我的資訊有誤與否,隱約記得民盟在反軍購中提出誠信善良和平等四大價值(還有一個我忘了),問題是,這些價值喊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善良這一項。

甘地說:如果你心裏有恨,那你就去使用暴力吧,不要講非暴力來自欺欺人。這話說出了我的心坎,幾天前寫了篇文章(如下),表示我對美帝的痛恨。猶豫再三,終於剛剛才決定把它寄出給中時晚報(周一刊出);既然我真的懷有恨意,那我就不要假溫謐假優雅,講什麼溫良恭儉讓。我沒膽子使用暴力,但我也逐漸明白一件事:非暴力似乎也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有資格講的。或許我可以"轉述"非暴力的精神,但它畢竟也只是一種轉述,而不是提倡。很多人想改變世界,但我只想改變自己,因為如果我都改變不了自己,怎麼可能改變什麼"世界"?

今天上街去舊書店,看到一本甘地的影像紀錄,很貴,十七英鎊(一千塊台幣),但還是忍痛買下,主要是因為其中一張照片,一個約莫六十歲印度男子在一次印回衝突中被打傷,滿臉是血,雖是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但那人驚駭痛苦的神情和傷勢,卻讓我頗為難過。那個傷一條一條,整個頭和臉都是,似乎是用一種像藤條那樣細細長長的東西打的。一條一條的傷,打了恐怕無數下,以致於許多部位的頭髮不見了,連同頭皮被打翻脫落。我說不出心裏的感想,只能說:...算了,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就講具體的事吧,當我們提出種種美麗價值時,難道不必實踐它的內涵?難道光喊著善良,就等於說我們是善良的一群?(而敵人是邪惡的一方?)

我當然知道民進黨藉所謂中共幾百顆飛彈進行政治炒作和族群挑撥,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愛好"和平",難道真的可以對中共之高額軍備和各種人權壓迫裝聾做啞?對手這樣的批評有錯嗎?難道我們真的可以靠著羞辱對手(比方說把陳水扁變成一隻狗用繩子牽著)來推展所謂善良的高貴價值?難道善良不是一種非暴力?難道非暴力也能公然羞辱對手人格?

肺腑之言,請參考。冒犯處尚請原諒。

底下是投稿給中晚的文章,先給各位看,登出前,請勿流傳。謝謝。

陳真 2004. 11. 11.

登錄於: Wed Nov 10 10:56:01 2004

有 有懂阿拉伯文的, 巴毛 的游 的文章翻 去, 伊拉克的反美武 ,他 子打是不行的。只有 毛 的游 ,才能拖垮美 ,才能拖垮以色列。

沒辦法直接看外文報導，也受不了台灣主流價值下的“國際觀”，只好看“敵國”的新聞。

岳弘

===

英國《衛報》記者費盧杰感受伊“抵抗力量”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10/content\\_219832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10/content_2198329.htm)

國際在線消息：費盧杰戰爭愈演愈烈，美軍的炮火自11月7日開始，就沒有停止過轟炸，不過牆外的硝煙似乎並沒有影響到牆內美軍敵人的“情緒”。比起四處逃散的貧民來說，他們要顯得悠閒的多。或許是有了自己所謂的“偉大的目標”，所以他們完全將生死置之度外。英國《衛報》的特派記者走訪了這些美國人眼中的亡命徒，從而發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以下均是記者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發來的戰地報道。

“恐怖分子”是一些普通人

以半圓的形狀圍坐在一棟還沒有完工的民房前面，12名抵抗力量的士兵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盯著我和隨我前來的攝影師，或許他們正在猜測我是不是美軍的“間諜”。似乎時間凝固到了一點，但是美軍的炮火卻打破了這一難得的“平靜”。

2004年11月9日 費盧杰激戰正酣

11月8日，在伊拉克費盧杰城北郊，一輛汽車被美軍擊中後燃起大火。伊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8日宣佈授權以美國首的多國部隊和伊拉克軍隊進攻費盧杰，以消滅那裏的反美武裝。駐伊美軍和伊拉克政府軍當天對反美武裝據守的費盧杰市主城區展開猛攻並佔領了部分城區，標誌著美伊軍隊對費盧杰的全面圍剿正式展開。新華社發

幾聲轟炸聲後，這群“聖戰者”開始頻頻向我發問，他們語氣逼人地問：“你是什麼人，從哪兒來的，想要做什麼，帶了那一個照相機？”一連串的問題叫我不知道從何答起。不過等我逐一回答完他們的問題之後，他們的“危險警報”似乎就已經完全解除了。這時的他們似乎沒有了“恐怖分子”的味道，看上去只是些平易近人的普通人而已。

了“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

我所採訪的這些抵抗力量聽命於“統一聖戰”組織。這些“聖戰者”的穿著和舉止簡直就像一個模子裏面印出來的一樣，就連說話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2004年11月9日 滿目創痍費盧杰

這張攝於11月5日的衛星照片顯示的是伊拉克城市費盧杰。美軍地面部隊、戰機和坦克8日晚對費盧杰發動軍事打擊，全面圍剿正式展開。北京時間9日凌晨2時，美國海軍陸戰隊坦克連進入費盧杰城區。目前西部地區已被美軍控制，而城市北側兩翼成美軍1萬大軍進入城區的突破口。新華社/法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似乎變得更加的健談和放鬆，他們毫不避諱地告訴我他們叫什麼，來自哪里，而且還說了他們什麼會來到費盧杰。從他們的言談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了一點，那就是這些操著不同口音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有著共同的目標。

經過我對這些聖戰者的採訪，我瞭解到聖戰者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人：一種是來自阿拉伯，他們大部分都是工人、學生和教師，這些人參加“聖戰組織”的原因就是因為不甘忍受西方世界的壓迫和疏離；另一種則是費盧杰本地的抵抗力量，他們的目標更加的具體——把佔領他們國土的侵略者趕出去！街道上有美國巡警是恥辱

吃飯的時候，我又“有幸”認識了這一組人馬的總指揮阿布-

亞瑟。這個人身材矮胖，是個“重量級”人物，以前是一名商人。我似乎漸漸被他們的言論所“蠱惑”，所以在看見他們用手吃飯的時候，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保持我自己的立場。

2004年11月8日 伊拉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11月7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西的費盧杰市，美軍士兵在執行圍剿任務時清除路障。伊拉克臨時政府發言人納吉卜當天宣佈，伊拉克進入為期60天的緊急狀態。納吉卜稱，實施緊急狀態是為了保證明年1月全國大選順利舉行。新華社/法新

吃晚飯之後，亞瑟向我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表示，當看到薩達姆政權倒臺的時候，他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高興，甚至還有些感謝美國人，但話鋒一轉他說：“當高興的感覺稍縱即逝時，我注意到我們的大街上不是我們自己的巡警，而是那些全副武裝的美國人時，我內心的愛國之情被激發出來。每一次我看見街上的美國巡警的時候，我都感覺到特別的丟臉和恥辱。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讓那些停駐在我們國家的外國軍隊離開。”(天籟/北京青年報)

前天給中晚寫了篇文章，與 Falluja 有關。但我們找不到 "格殺勿論" 的說法，不知道有誰能說明出處。

我想那是台灣記者站在美軍立場的一種聳動報導，因為 "有權逮捕" 就已經不像一句人話了。何況格殺勿論。台灣的國際新聞不但短，而且很不可信。

美軍散發的是大量傳單，叫婦孺快滾，15-45歲以下則留原地不要動，否則一律逮捕。

美軍準備大舉轟炸，炸平之後再派地面部隊入境 "掃蕩"，叫 15-45 歲留原地不要動，等死。

另一方面則對美國國民英勇地說(先打個預防針，免得到時抱怨美軍死太多人)："這將是自越戰以來最為慘烈的一次巷戰。"

但事實上，美軍是全世界最高囊膽小的一個軍隊。他才沒有要跟你打什麼巷戰，他要先從空中把你炸得一乾二淨再進去。目前的作法等於是屠城，先圍城，然後誰都不許走，由空中全部 "殲滅"。

陳真 2004. 11. 10.

有時真懷疑我是否有資格公開講什麼非暴力。它只能說是一個私下的自我期望許，而這期許大概永遠也只是一種期許。甘地說，如果你心裏有恨，那你就去使用暴力吧，不要自欺欺人。

我不知道我心裏對這些事有沒有恨，但如果不是恨，為什麼我只要一想起美國就就血壓高？

台灣社會似乎很捧 Friedman 的場。

陳真

今天晚上吃飯配電視，看的這台報導美軍屠城的新聞只有幾秒，不過編譯這則外電的記者旁白顯然比陳真聽到的那句更恐怖，記者旁白是說，伊拉克男子不得進城(法魯賈)，否則格殺 勿論。

怡靜

最近的一則大新聞是阿拉法特病重的消息。今天的WSWS有一篇文章值得一讀。

New York Times ' Friedman gloats as Arafat lies near death  
<https://www.wsws.org/articles/2004/nov2004/araf-n09.shtml>

是反駁Jew York Times的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詛咒阿拉法特早點死的文章。Friedman文章中批評阿拉法特不好好教育巴勒斯坦的年輕一代。睜眼說瞎話是Friedman這個偽君子的長處，本站有一篇反戰專家所寫的「槍火下的教育」可一讀，看看到底是誰不讓誰受教育，至於其他Friedman的屁話我就不轉述了，因為我看了蠻想吐的。

怡靜